

2018 PCT 普世宣教會議

早禱

Ljavakaw Tjaljimaraw (謝易宏)

編按：作者為德國杜賓根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、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。研究興趣包括民族主義、政教關係、環境治理、原住民自治等。

題目：澆灌良田

詩歌：Maljimalji ti Yisusama

聖經節：馬可福音 4: 8 又有落在好土裡的，就發生長大，結實有三十倍的，有六十倍的，有一百倍的。

Maljimalji tavaitavai, ti Ljavakaw aken. 各位牧長平安，我是易宏。

今天站在這裡，心中感到特別緊張。因為平常都是牧長站在這裡講，我坐在下面聽，現在卻是剛好反過來。幾十個牧師坐在前面眼睛瞪這麼大盯著你，這種壓力，我想我現在的心情，只有要畢業講道的神學生能夠體會。感謝上帝，前面有一個講台，不然就被你們看到我雙腳在發抖。不過，上帝很幽默後，講台竟然是壓克力透明的。

感謝上帝，雖然我不是神學生，卻讓我享受神學生的待遇。因為我不是神學生，今天也無法講道。前面兩天的報告和討論中，各位牧長分享了許多推動普世事工的經驗。今天我就以一個教會青年的身分，分享我參與在普世交流活動的一些經驗和思考作為回應。相較於各位牧長在普世事工上的常年耕耘，我的經驗算是相當地有限。然而，回想起來，這些經驗卻已深刻地改變我的生命軌跡。也許我的個人見證，可以當作對各位牧長，持續不懈推動普世事工的一種反饋，或是一個註腳。這個微不足道的註腳所述說的是，各位牧長手裡殷勤所做的工，可以如何幫助年輕生命得到滋養、成熟、茁壯，能夠對一個年輕生命起了多大的轉化作用。

密西根湖

我們都知道，參與普世交流活動，能為一個人打開眼界。打開眼界，其中很重要的，就是認識過去接觸不到的、新的人事物。但也不僅僅是這樣，有些事物我們已經知道，但是因為太過習慣原本既有的認知框架，所以對很多事情習慣成自然，有時候必須整個改變身處的脈絡、受到新的刺激，才能跳脫習以為常的認

知框架，重新思考這個世界，以及我們自己和這個世界的關係。

我舉一個很小的例子。這故事發生在 2010 年，當時 WARC 和 REC 兩個改革宗教會的普世組織，決意進行組織合併，成為一個新的、合一的普世教會組織，定名為 WCRC，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，會議地點在美國密西根州的一個美麗小鎮，叫 Grand Rapids，當時我是以 PCT 青年代表的身分與會。

我要說的故事發生在會議後，而不是會議中。經過一整個禮拜的會議結束後，有幾個美國年輕同工告訴各國來的青年代表說：「要帶我們去 beach。」。我當時聽了很懷疑，心裡想說：「嘿，美國人，不要騙我喔，我從台灣來的咧，四面環海喔，不要騙我沒看過海。我們現在人在美國中部，不管往東或往西，美國這麼大，要去海邊的話，坐飛機都得兩、三小時，怎麼會有 beach 呢?」。所以，我就問他們：「那我們要坐飛機去嗎?」他們聽了一頭霧水，臉上寫著幾個字：我不了解你的明白，說：「我們坐巴士去，一個小時就到了。」。這時候換我不明白他的了解了，我半信半疑跟上車。一個小時後到達目的地，忽然一大片看不到盡頭的白色沙灘出現在面前，還真的是 beach！路邊招牌寫著密西根湖，就是美國五大湖區的一部分。湖面廣闊看不到邊界，而且這個湖大到有海浪，抱歉後，是湖浪。

其實我當然知道我們離密西根湖不遠。但是從小生長在台灣的经验，讓我直覺以為「beach 就是沙灘，沙灘當然是在海邊啊」！從沒有想過陸上的湖泊能夠大到有沙灘，甚至有海浪。可見人的認知，受到既有認知框架的侷限性有多大。如果我們把沒經驗過的、超過我們認知框架的事物，都歸於不存在或是無稽之談，甚至用自己有限的經驗去否定那未知的真實存在，就像如果我以我的「台灣經驗」去否定美國中部不可能有 beach 一樣，我如果不願意跟上車，很可能就會錯過一次好機會，去親身體驗上帝創造的奧妙：內陸湖泊不但可能有 beach，甚至還可能有海浪喔。

香港民主

有時候普世交流活動的過程是有點刺激性，人與人之間互相刺激；或者因為自己的無知，或者因為對方跟自己同樣無知，只是無知的點不太一樣，就會造成彼此衝突。但是上帝也用祂奇妙的作為，帶來人與人的復和、和好 (reconciliation)。

2007 年，我參加了第一個普世交流活動，叫做「東亞青年和平會議」，主要

參與成員是來自韓國、香港、台灣的青年，地點在台灣和金門。那時候香港青年給我一種怪怪的感覺。因為 2007 年，大約十年前，香港人都還是透過中華民國視角或者說國民黨的宣傳來認識台灣。在他們眼裡台灣就是自由中國，保留了完整的中華文化、儒家傳統、溫良恭儉讓的一個地方或說是收容空間。中華民國就代表中國文化和政治的正統，中國國民黨把這個正統帶來台灣。總之就是把台灣看成比較好的那個中國，雖然是小中國、卻是真正的中國，好棒棒這樣；那個共產中國，雖然土地比較大、人口比較多，但是沒有正統性、是假的中國，好壞壞這樣。雖然他們好像是在對台灣表達正面看法，但是我想除了國民黨人會覺得他們講得真好以外，在座各位牧長應該都會跟我當時一樣，感覺真 gai-gio，感覺渾身不自在。

不過，其實香港人對台灣的認識，已經算是比較多了。我後來到德國留學，遇到德國教會裡的 vuvu，他們一知道我從台灣來，為了表達對我的歡迎、想要表示一下他們對台灣有一點了解，會對我說：Oh, Taiwan, ich weiss, ...Chiang Kai-shek。然後，接下來就沒了，他們對台灣的認識就只有 Chiang Kai-shek。然後我就震驚了，他們竟然會認識台灣民主運動前輩，後來擔任過台北市議員的江蓋世先生。當然這是開玩笑的，就連德國的台灣專家也未必知道江蓋世，那些德國教會的 vuvu 說的是蔣介石、蔣介石(台語)啦，不是江蓋世。

不過，我到德國留學的時候，年紀已經比較大，心理比較成熟了。我盡量幫助這些純樸友善的德國 vuvu 們明白，如果你對一個台灣人說：「我想到台灣，就想到蔣介石」，就會像外國人對一個德國人說：「我想到德國，就想到希特勒」一樣。聽的人不會感到親切，只會覺得很尷尬，臉上冒出三條線這樣。

但是我在普世會議遇到那些香港青年的時候，那時候是 2007 年，還沒有太陽花運動。太陽花運動之後出現所謂的「天然獨」世代，在那時候還是小學生或中學生。2007 年才二十出頭歲的我，可以算是「天然獨以前的天然獨」。因為天然獨世代還沒出現，同世代的同學也好、朋友也好，只有我自己在那邊獨。剛剛覺醒的人，都會有一種「眾人皆睡我獨醒」的自我感覺良好，常常感到憤怒，生氣其他人怎麼都還在睡、都不醒來。後來有人發明一個詞，叫做「台獨憤怒青年」，簡稱「台獨憤青」，來稱呼這樣的人。所以，我也可以算是「台獨憤青」這個名詞發明之前的「台獨憤青」。

所以香港青年通過中華民國視角表達的台灣觀點，聽在當時我這個台獨憤青的耳裡，是渾身不自在的。在會議的某一場討論中，主題我已經忘了，但是我記得我無意間說了一句話：「香港沒有民主」，這句話馬上觸怒了香港青年，其中一位女生幾乎是從椅子上彈起來反駁我。說實話，她反駁我的內容，我當時完全聽不懂，那時候的我對香港的實際情況和歷史瞭解很少。什麼一國兩制之下的有限選舉和功能組別代表，那是我後來才懂的。當時會說那句話純粹是一種直覺，覺得共產黨統治之下，當然沒有民主；可是，不可諱言的，還有一種台獨憤青對於香港人的中華民國視角，所產生的隱隱然憤怒。

但是，上帝的作為是非常奇妙的。2014 年初台灣發生太陽花運動，香港年輕人受到啟發，在年底爆發雨傘運動。2007-2014 還不到十年的時間，香港被中國納入統治、香港人「被成為中國人」進入第二個十年。各種「被中國人」慘狀和後遺症都開始出現了。於是，香港人開始認識到台灣人在戰後，也曾經經歷「被中國人」的過程。那種痛苦和壓迫導致台灣人民產生追求民主、自由、獨立、不當中國人的渴望，這時候香港人才開始感同身受，開始有切身的體會，開始能理解。因此也願意和台灣人互相合作、扶持，更想從台灣人對抗外來的、中國人的殖民統治的經驗中學習，作為為香港前途奮鬥的指引和參考。

另一方面，台灣人也感受到香港年輕人，正在經歷他們三、四十年前所經歷過的，那種認同覺醒、那種追求自由民主、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渴望。所以也能理解他們、同情他們，願意進一步和香港人結盟、分享台灣經驗，希望台灣和香港都能脫離中國從內部建立的壓迫、抵抗中國從外部而來的侵略。

十年前，一個台灣青年和香港青年，因為對彼此背景的無知，而發生衝突。經過了十年世事變化、上帝奇妙的作為，現在台港青年變得非常有熱情去互相了解、惺惺相惜，甚至在政治上結盟。我想如果我再次遇到那位從椅子上彈起來的香港女生，我們應該能夠好好地坐下來講話了。十年前還互相刺激、互相衝突的台港年輕人，在上帝奇妙作為下，達到 reconcile、復合、和好。

WCC 與 URM

接下來我要再舉一個例子，見證普世交流活動，對一個年輕的生命起了多大的轉化作用。2011 年，參加普世教會協會(WCC)七年一度的會議，地點在牙買

加。那次主要的任務，是與 PCT 代表團裡的 Avai Niahosa 陳清發牧師和林芳仲牧師一起，向普世夥伴教會分享 PCT 參與在莫拉克救災和重建的經驗。那次會議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原來我們 PCT 在普世教會界，也能扮演「給予的教會」這個角色。我們不再只是向世界上其他教會訴苦，訴說台灣特殊的歷史、政治處境，然後渴望別人的同情和支援。在這個氣候變遷，極端氣候在全世界層出不窮的年代，我們教會其實做了很好的工，而且能夠將教會如何面對苦難、承擔苦難、在苦難中互相支援和重建的經驗，分享給世界上眾教會，將這種特別且相當有用的台灣經驗向普世輸出。

同樣是 2011 年，兩個月過後，我很幸運又有機會與多位中會教社部長和一些青年，以及一些特別的外國參與者，一起在美國接受 URM 的訓練課程。我認為這也是非常有普世精神的場合。這次的訓練帶給我一個重要啟發，就是「戰士必須找到自己的戰場」。這個念頭在我心中纏繞不去，我不斷問自己：「我的戰場在哪裡？」，就像電影裡莫那魯道問巴萬：「巴萬，你的獵場在哪裡？」。

那時候，我心中就浮現一個聲音：「你的獵場在學術，你的題目就是長老教會的莫拉克重建計劃」。這個聲音一直在我腦袋裡纏繞，讓我整整一個禮拜晚上都失眠、睡不著覺，讓我非常困擾。我那時候就想說：該不會這就是傳說中的「聖靈的感動」、「聖靈的催逼」？所以我不時抬頭一下，看看頭上有沒有像使徒行傳記載的那樣，有火舌降下來。結果答案是沒有啦，但是那個火是在我心中燒，看不見，可是卻讓我熱血沸騰。我那時候對心中這個聲音其實是抗拒的。一方面我是 2011 年才受洗的第一代基督徒，對長老教會了解不多，對原住民教會可以說完全沒有了解，所以這個題目對我而言很陌生、難度很高；另一方面，這個題目在政治學界算是很邊緣的主題，所以如果做了這個題目，我擔心自己的前途。

但是我後來還是決定做了，因為我腦海裡浮現約拿被大魚吞進肚子裡的畫面。我想這已經不是聖靈的感動而已，這已經是聖靈的恐嚇了。感謝主，這個決定從此改變我的生命，一條我完全意想不到的道路，過程中充滿驚奇和恩典，就在我面前展開。

我開始花一年的時間去實地田野調查，各個莫拉克受災的地區和教會，包括阿里山的鄒族、高雄的布農、屏東的排灣、魯凱和屏東中會，以及台東太麻里附近的東部排灣、魯凱和卑南。在這一年中，我從謝易宏變成 Ljavakaw。按照排

灣族的觀念，名字就是生命，賜名字就是賜生命，於是有一個排灣族的新生命通過 Ljavakaw 這個名字，進到我裡面成為一體。按照 Omi 牧師的說法，這就是成為一個真正的「新台灣人」了。

一年的田野調查後，我就出發到德國攻讀政治學博士。在這幾年，上帝增添我的智慧和力氣，長老教會成為我源源不絕的研究主題。我把長老教會投入在莫拉克重建的事工，與慈濟、世界展望會和紅十字會的重建模式做比較研究，這篇論文得到歐洲台灣研究學會 2014 年的最佳論文獎，然後要刊載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專書論叢。後來，我把長老教會在 1970 年代發表的三個宣言，放進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脈絡中去解讀，這篇文章刊載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的期刊中。又後來，我又寫一篇論文探討台灣原住民如何通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，來發明「原住民族」，並建立民族主體性的過程。這篇文章在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(SOAS) 的會議上發表，獲得很好的迴響，在今年六月刊登在澳洲一份頂級期刊上，澳洲是全球原住民政策和原住民研究的重心。最後，我的博士論文處理長老教會一百五十年來的政教關係史，通過論文口試後，我打算透過美國或英國的出版社來出版它。感謝上帝，帶領我走這條不可思議的道路，我很高興普世的學術界，能通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和台灣原住民族來認識台灣。

結論

我想從前面的見證，做個結論。我認為青年參與普世交流活動，就像是敞開心田讓上帝「撒種」，或者模仿一下現在電視主播喜歡的冗長說法：讓上帝進行一個「撒種」的動作。

通過普世交流活動的各種情境，上帝在年輕人的心田中撒入不同的種子，如同馬可福音第四章 27 節所說：「黑夜睡覺，白日起來，這種就發芽漸長，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。」，又像保羅的見證：「我栽種了，亞波羅澆灌了，惟有神叫他生長。」（哥林多前書第三章 6 節）。

撒下種子、讓種子生長，聖經說這是神的工作，人無法越俎代庖。可是撒種前、撒種後，人還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，人也必須做這些工來回應神。在我看來，各位牧長推動普世事工的重要性，就在於上帝撒種之前和灑種之後，不斷地澆灌、施肥青年的心田，將青年的心田地土培養好，以回應上帝的做工。如同馬可福音

第四章第 8 節的比喻：「又有落在好土裡的，就發生長大，結實有三十倍的，有六十倍的，有一百倍的」。撒種生長是上帝的做工，澆灌良田、培養土地則是人回應上帝做工的責任。如果普世事工的種子發芽成長，結實有三十倍的，有六十倍的，有一百倍的，那就反映了各位牧長所做的工的果效。

那麼，作為一個青年，一個台灣青年，一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青年，心裡面那塊田、那塊心靈的土地，需要那些養份的澆灌呢？在此，我分享我的淺見。我認為有三種養份是非常重要的，需要各位牧長在上帝撒種前、撒種後，多多地澆灌栽培。

第一，青年需要從知性上和感性上，去認識台灣這塊島嶼上的文化多元性，肯認、學習這項上帝對台灣的寶貴恩賜，通過這個過程去發展自我認同、認識自己、了解同胞，真正去體會生命共同體的意義。

第二，青年需要從實際的社會參與和行動中，去培養對台灣社會和這個世界的責任感和正義感，去磨練對現實狀況的掌握力，能夠貼近現實、接地氣，並練習團結合作的組織能力和態度。

第三，青年需要從知識上，去認識和了解我們所出身、滋養我們、形塑我們的母親之島台灣，她的特殊條件和處境。要徹底了解一個事物，不能單從其本身來了解，必須從它和外在其他事物的關係去了解。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論也常常提到，所有的研究都是比較研究。如果不是通過和世界上其他人、事、物、文化、歷史的比較，我們其實無法真正地、徹底地了解台灣和自己。如同德國詩人赫德林所說的，人要通過世界才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台灣的青年必須要知道台灣是世界的台灣，台灣這個島嶼上分享許多人類共同參與創造的文明和歷史；世界也是台灣的世界，因為世界如果少了台灣就不完整、就不成其為世界，很多故事就會說不通、很多事情就會做不成。

我們必須了解自己的獨特性，但又不要把自己過度的獨特化。必須避免因為無知所導致，毫無根據地自我貶抑和自我看輕；同時也要避免因為無知所導致，毫無根據地自我膨脹和自我中心。

我們應該既不自卑也不自傲，既自信又謙虛，能跟世界上其他人、其它教會、其他國家，成為平起平坐、互相提攜的夥伴。我們既了解自己，也能欣賞別人；既能寬心接受，也願意大方給予；既願意被愛，也能夠愛人；既能自己奮發努力，

也能與他人合作；既能共同承擔責任和苦難，也能一起享受成就和喜悅。

我們感謝主，能夠使用我們做祂的器皿，與祂一起同工。

祈禱：

疼愛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謝祢，感謝祢揀選阮眾人，做祢的器具，來推動普世的事工。

因為祢對世間的愛，是普世的，攞釘根 ti 本地；所以阮對祢的信，也著釘根 ti 本地，攞是普世的。

阮感謝祢揀選阮跟祢同工，祢是撒種的上帝，祢乎種子發芽結實；總是祢賞賜恩典，互阮有份 ti 祢所做的工，互阮透過灌溉心裡的那塊土地，耐心等待三十倍、六十倍、一百倍的收成。

減采阮在過程中，氣力不夠、智慧有限，減采有當陣不知什麼是正確的方向，有當陣阮的策略看無果效。求祢的聖神跟阮相 kap ti teh，求祢親身牽教阮，賞賜夠額的氣力和智慧，引導阮頭前的路，互阮走在正確的方向，腳步減采卡慢，總是每一步攞踏會穩當。

阮安呢祈禱感謝，奉靠主耶穌的名，阿門。